

1815-1914年 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

[英] 克拉潘 著

傅梦弼 译

内部读物

商务印书馆

1815—1914年 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

[英] 克拉潘 著

傅梦弼 译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商 务 印 书 馆

1965年·北京

J. H. Clapham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FRANCE AND GERMANY**
1815 — 1914
Fourth Edition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45

內 部 讀 物

1815—1914 年
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
〔英〕克拉潘著 傅梦弼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复兴门外翠微路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107 号)

京 华 印 书 局 印 装

统一书号: 4017·105

1965 年 2 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¹ / ₃₂
1965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347 千字
印张 14 ¹⁵ / ₁₆ 插页 2	印数 1—3,000 册
定价(9) 1.90 元	

譯者序言

約翰·哈罗德·克拉潘(John Harold Clapham, 1873—1946)是现代英国一个有名的資產階級經濟学家和历史学家。从1908年起到1935年止，他一直任剑桥大学的經濟史教授，并兼任該校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的副院长。

本书是克拉潘的重要著作之一，1921年出版，和他的另一重要著作——《现代英国經濟史》(An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3卷本，1926—1938年出版)，同样聞名于資產階級学术界。除了这两大著作之外，他还写有《英格兰銀行史》(History of the Bank of England, 2卷本)，1944年出版；他在剑桥大学多年讲授經濟史的部分讲稿，死后由他的同事薩尔特瑪施作了整理，名为《英国經濟史簡編，从最早时期到1750年》(A Concis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1750)，于1949年出版。

一般說，英国的經濟史学者在說明的方法上，与英国一般的經濟学者有所不同。他們在經濟史的著作中，并不正面地——至少不是长篇大論地，有系統地闡述他們的論点，而主要是作史实的叙述和考証。本书也是如此。作者在序言中就这样說：“我不是在写一部关于經濟意见的历史，而是在写一部关于經濟史实的历史”(本书第9頁)。因此，这些著作乍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鮮明的論点，并且由于資產階級学者們在书中臚列的事实都相当多，又很容易使人誤认为他們是在客观地叙述事实。实际上，他們的說明方法与那些庸俗的經濟理論都是为資產階級服务的，所不同的，只

是他們是把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觀點隱藏在字里行間、並通過具體的歷史事實表達出來的。

儘管本書作者宣稱他只寫經濟史實，而不寫“經濟意見”，可是他在書中透露出來的“經濟意見”，還是十分明顯的，其所陳述的經濟史實，也是根據一定的目的，作過嚴格選擇的。

作者在本書中流露出來的資產階級觀點，大別之，有以下兩類。

(一) 唯心主義觀點 法國和德國在 1815—1914 年這一百年來的經濟發展的特點，是資本主義在兩國逐步發展，封建的生產關係逐步向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轉變，在發展的過程中兩國都經歷過不同形式的資產階級革命。但是作者不敢正視在這樣的巨大變革中必然隨之加深的階級矛盾和隨之高漲的階級鬥爭。因此，他把經濟發展的动力歸之於統治階級的“明智”、“仁慈”、“活力”等等精神力量，並且大力宣揚社會各階級利益調和的觀點。作者這一中心思想，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否定法德兩國這一時期的經濟發展和變化是資本主義的性質，把資本主義說成是久已存在，並將永久存在下去的東西。他在導論中說：“被稱為資本主義的東西，長期以來已經在西歐存在着。從它的這一種或那一種形式——農業的、商業的或工業的——來看，它是同文明一樣的古老”(本書第 12 頁)。既然資本主義自古以來即已存在，則 1815 年以後法德兩國的經濟發展變化，自然就不是一種質的變化——生產關係的變化，而只是舊的經濟結構的一些量的變化——生產力的改進；換言之，在經濟發展中只有進化，沒有革命性的變革。正因為如此，作者才以 1815 年作為新的經濟階段的起點。在他看來，1815 年是和平開始的年月，是一百年間在政治上統一的年月，而和平和政治統一，才是經濟進化的適宜環境，才是“一個偉大時代的真正的起點”(本書第 11 頁)。

第二，否定革命。作者在书中不少地方貶低两国的資產階級革命对于两国資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众所周知，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資產階級的一次比較彻底的革命，馬克思曾說：“十八世紀法国革命的大扫帚，把所有这些过去时代的垃圾都扫除淨尽，从而从社会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碍建立现代国家大厦这个上层建筑的最后障碍。”^①但在作者看来，这个革命只是在法律形式方面起了某些破坏作用，並沒有改变封建制度的社会基础。他說：“由于革命所涉及的，在法律和所有制的关系方面比在这样关系所依存的物质基础方面更多一些；由于即使在法律方面革命的破坏作用也比創造作用更大，所以，作出的改变同过去状况的保持来比，有时就显得出奇地微小”（本书第17頁）。作者认为，两国的經濟发展，特别是法国的經濟发展，是在医治好革命的創伤和恢复了战争的破坏以后的1815年才开始的，促进社会經濟变化发展的真正动力，“部分地是由于技术知識的增长”——这是因为人們“受教育的机会有所改进”，“部分地……是由于从一种十分穷困的状况提高到相对舒适状况的人民增强了活力”（本书第41頁），即人的精神力量的作用。

第三，強調个人在經濟发展中的作用。比如，作者非常重視交通，故本书以“鐵路时代”来划分两国經濟发展的前后时期。书中不但有专設的章节来詳細叙述两国交通运输的全部发展过程，而且还溢出論題范围之外，以整节的篇幅来詳述比利时的交通史，其連帶涉及的国家更多。这是由于作者认为經濟发展变化的真正动力，虽然是技术知識的增长和要求改善生活状况的活力，但两者又首先表现在要求交通工具的改进上。而交通工具的改进，則主要是各国“明智”的君主和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大力推行的結果。例

① 馬克思：《法兰西內战》，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3頁。

AWt 1/35/01

如作者在論述法国的运河时，引用了阿瑟·楊格贊美郎格多克运河連接了河面廣闊的貝济埃河的話：“从这里看，路易十四您真是伟大”（本书第 125 頁）。拿破仑在开发交通方面的“丰功伟績”，更使作者贊叹不置。

又如，作者在論述德国的农民解放时，抹杀德国长期以来的农民斗争在自身解放中的作用，把农民解放的原因归之于德国封建領主的主动性。他說：“在 1789 年以前，許多大大小小的德意志王公已在試探着走向解放农民的道路”（本书第 56 頁）。接着便大事渲染腓特烈大帝及其后继者如何倡导普魯士的解放农民运动，如何推行保护农民的政策，革除奴役农民的法律。作者在說明德国现代工业的成长时，也是首先指出腓特烈大帝和巴登大公的倡导推动作用。在作者的笔下，法国的拿破仑和德国的俾斯麦，成了两国一切經濟发展的奠基者和推动者。

（二）改良主义观点 作者在本书中到处散布他的改良主义观点。举例言之，有以下几点。

第一，作者害怕社会主义，特别是害怕与馬克思名字相联系的科学社会主义。作者始而打算以不触及这个問題的办法否定社会主义的存在。继而在論述两国的工人运动不得不接触这个問題的时候，又极力加以歪曲和嘲笑。

作者在論述法国 1870 年以前的劳工运动时（本书第六十八节），以較多的篇幅描述了傅立叶、圣西門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在法国工人阶级中的传播，而在字里行間竭力散布这样的想法：傅立叶等人的“經濟福音”只是些使人“哄堂大笑”的梦幻。对于馬克思的思想、言論和活动，作者采取了旁敲側击的办法加以攻击。他站在资产阶级立場指責了布朗基主义，說布朗基“正在宣传更为激烈的主义，并着手进行像卡尔·馬克思这一年在他的《共产党宣言》

中所大体描述的那种革命，像宣言提出的那样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說，“但是这些人只占极少数”(本书第 303 頁)。言外之意是說馬克思的學說同布朗基主义一样行不通。

在論述德国的工人运动时，作者对于馬克思一方面进行誣蔑，另一方面利用修正主义者的謬論来进行攻击。他在論述拉薩尔的活动时，說什么“馬克思是从伦敦、从他在大英博物館閱覽厅中的座位上”来痛斥拉薩尔的，說什么馬克思在工資、价值等理論問題上同拉薩尔进行的爭論，表明馬克思是一个爭辯成性的迂腐之士。作者大力贊揚馬克思主义的叛徒爱德华·伯恩斯坦等人的著作，认为伯恩斯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所宣揚的修正主义观点把馬克思的“正式教义中使人为难的那些棱角磨去”(本书第 370 頁)了。关于工人階級的貧困化問題，他也利用修正主义者的观点，断定馬克思的提法是錯誤的。

第二，作者在涉及階級关系或剝削与被剝削的問題时，总是竭力掩盖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的階級斗争，散布階級協調論的观点。例如他在說明德国封建領主改变剝削形式，把劳役地租改为貨幣地租的問題时，一字不提农民的长期斗争所起的作用，而把这种改变說成是封建領主“恩賜”的結果。在論述法国的农民問題时，作者力图否定法国存在农村无产階級和他們同农业資本家的斗争，說什么农村无产者只在少数几个农业部門——如伐木、葡萄种植——中存在，而这是久已有之，并不是到十九世紀才产生的。

上述观点，在两国的工人运动問題上表现得更为突出。从本书中看不到工人被剝削的事实，也看不到工人为反抗資本家的剝削和压迫而进行的英勇斗争。作者所描述的劳工运动，只是工人如何形成組織的問題和法律改革問題。例如作者在論述法国 1848

年以前的工人运动时，只是連篇累牋地叙述工人的組織，既不涉及工人的生活情况，也不涉及工人的斗争情况，甚至 1830 年巴黎工人推翻波旁王朝的七月革命，1831 年里昂絲織工人的起义，1848 年巴黎工人的二月革命等等重大事件，作者不是一字不提，便是輕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好像法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是两个对抗性的阶级，两者之間没有什么不可調和的矛盾。

在論述法国 1848 年以后的工人运动时，作者无法迴避巴黎公社这一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在书中不得不作了一定的叙述，但是他竭力詆毀法国无产阶级所发动的这次伟大的革命，說什麼“公社的流血插曲，在任何有秩序的經濟进化中都沒有地位——不論在意见上还是在事实上，并且不能归因于任何一个集团。这是饥饿、失敗和軍隊怠惰的产物，是由巴黎的阶级划分、阶级憎恨和怀疑所造成的”（本书第 306 頁）。并认为整个公社运动“是有損于明析的思考和法国的和平的”（本书第 307 頁）。这些誣蔑和歪曲，充分暴露了作者对于公社的敌視。

以上扼要地指出了作者在书中流露出来的一些资产阶级观点，以供讀者在閱讀本书时参考。把这部书当作一部資料书来看，它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作者在叙述經濟史实时，除应用了这一时期三个国家——法国、德国和英国——有关的重要著作外，还广泛利用了个人观察、报纸、三个国家的統計刊物、某些領事的报告、貿易杂志以及英国各种蓝皮书的有关材料。他在运用大量的資料來說明各种問題时，还經常采取比較的方法，即在說明某一国家經濟发展变化的状况时，常常与別的国家所已經达到的水平进行比較，統計数字也常常是几个国家并列，使讀者可以同时了解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一定时期的不同情况。

目 录

序言	6
第二版序言	7
导論	11
第一节 作为一个經濟起点的 1815 年	11
第一章 鐵路时代以前法国的农村生活和农业	17
第二节 农村生活的体制	17
第三节 革命的立法: 土地的自由使用; 公用地和公用权	21
第四节 革命的立法: 土地租佃制(tenures)	25
第五节 革命的立法: 土地所有制的改变	31
第六节 农业中的变化: 新作物; 牲畜; 农具	35
第二章 鐵路时代以前德国的农村状况	42
第七节 农村生活的体制	42
第八节 德国的农民	51
第九节 农民的解放	55
第十节 农业的进步	62
第三章 法国的工业状况, 1815—1848 年	69
第十一节 法国的徐徐工业化	69
第十二节 法国煤炭的地位	72
第十三节 法国的冶金业	74
第十四节 法国的紡織工业	81
第十五节 新的工业部門和制造方法	87
第十六节 保护关税	89
第十七节 工业中的工資劳动者	93
第四章 德国的工业状况, 1815—1848 年	101
第十八节 中世紀的残余	101

第十九节 现代工业的缓缓成长	105
第二十节 德国的冶金业	109
第二十一节 德国的纺织工业	112
第二十二节 副业	116
第二十三节 关税同盟	117
第二十四节 有发展前途的工业	122
第五章 铁路时代以前西欧的交通和商业	125
第二十五节 法国的公路和运河	125
第二十六节 德国的公路	128
第二十七节 河道运输, 蒸汽和海外贸易	131
第二十八节 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商品	135
第二十九节 商业组织	139
第六章 货币、银行和投资, 1815—1848 年	144
第三十节 战争与财政	144
第三十一节 通货制度	147
第三十二节 银行制度的发展	149
第三十三节 股份公司	154
第三十四节 投资的习惯	157
第三十五节 各国相互依赖关系的生长: 危机	160
第三十六节 货币的购买力	163
第七章 初期铁路和电报网的建设, 1830—1869 年	165
第三十七节 比利时的铁路	165
第三十八节 法国的铁路	168
第三十九节 德国的铁路	175
第四十节 电报	182
第八章 法国的农村, 1848—1914 年	184
第四十一节 农村历史上的转折点	184
第四十二节 农村生活中的不变因素	186
第四十三节 农村人口的流出和流入	194
第四十四节 机械	197

第四十五节	专业化农业	220
第四十六节	产量的增加	202
第四十七节	农业与关税	205
第四十八节	合作	212
第四十九节	劳工运动	218
第五十节	农业与资本主义	221
第九章	德国的农村, 1848—1914 年	225
第五十一节	农民解放的结束	225
第五十二节	保有土地的阶级	228
第五十三节	森林、公用地和公共耕地	231
第五十四节	农村的劳工问题	235
第五十五节	农业与关税	240
第五十六节	技术的进步	246
第五十七节	合作	253
第五十八节	国内移民	260
第五十九节	波兰人问题	261
第十章	法国的工业、工业政策与劳工, 1848—1914 年	265
第六十节	对工业化的各种障碍	265
第六十一节	煤炭、铁与钢	268
第六十二节	造船业	277
第六十三节	棉纺织业	279
第六十四节	其他纺织业	283
第六十五节	化学及电气工业	290
第六十六节	工业集中	292
第六十七节	商业政策	295
第六十八节	1870 年以前的劳工运动	301
第六十九节	1871 年以后的劳工运动	306
第十一章	德国的工业、工业政策与劳工, 1848—1914 年	314
第七十节	工业化的来临	314
第七十一节	煤炭	316

第七十二节	鉄、鋼和机器	319
第七十三节	亚麻与羊毛	326
第七十四节	棉与絲	332
第七十五节	散工制工业	337
第七十六节	化学及电气工业	341
第七十七节	卡特尔	346
第七十八节	商业政策	352
第七十九节	劳工状况与劳工政策, 1840—1869 年	360
第八十节	德意志帝国的劳工	366
第八十一节	社会立法	372
第十二章	鉄路时代的交通、商业和商业組織	377
第八十二节	鉄路的发展	377
第八十三节	法国的鉄路政策	378
第八十四节	比利时的鉄路政策	382
第八十五节	德国的鉄路政策	384
第八十六节	公路和河道政策	388
第八十七节	航运	394
第八十八节	对国外貿易的依賴	399
第八十九节	电报与电话	402
第九十节	商人階級	404
第九十一节	商店、商場和集市	407
第九十二节	交易所与期貨貿易	412
第十三章	貨幣、銀行和投資, 1850—1914 年	417
第九十三节	貴金屬	417
第九十四节	黄金与貿易	423
第九十五节	法国的銀行	427
第九十六节	德国的銀行	432
第九十七节	股份公司	438
第九十八节	股份公司的国际影响	443
結束語		445

第九十九节 普通人的福利: 1815 年和 1914 年	445
譯名对照表	452

地图

I. 法国, 农业方面

II. 德意志帝国, 农业方面

III. 法国, 工业方面

IV. 德意志帝国, 工业方面

序 言

自从这部短短的概論于 1928 年刊行第三版以来,关于其中涉及的一些主题已有許多重要著作出版。这就使得本版必須稍事修改,特别是第一章。我願对我的朋友馬克·布洛克教授和他的同事勒菲布弗尔教授表示感謝,因为他們的著作如此生动地闡明了法国的农业史。关于德国的一些新的看法,我絕大部分得自弗朗茨·施納貝耳先生的近著——《十九世紀德国史》(Herr Franz Schnabel, *Deutsche Geschichte im Neunzehnten Jahrhundert*)。全书文字在若干細小之处我想已有所改进;但我并未感到必須修改我所作的一般性的結論,虽則如果我现在是在初次写这本书,我可能要把全书的輕重布局略为变动一下。

克 拉 潘

1936 年 5 月 16 日,于国王学院(剑桥大学)

第二版序言^①

本版同第一版差异很少。书评家们和朋友们的所指出的错误已经修正了；但自 1921 年以来，并未发生什么事情使重要的结论有所变动。我对《经济学杂志》(Economic Journal)、《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德国评论》(Revue Germanique) 中的书评家们，以及对威廉·阿克沃思爵士就统计上的谬误所作的纠正，特别表示感谢。

于正文之外，增加了四幅简略的地图。第一版没有这些地图（这是由于 1920—1921 年的印刷成本很高）而受到了应有的批评。这些地图不是用来作为政治的或商业的地图，而只是用来表明书中提到的城市和地区彼此的关系，并说明一些显著的事实。

对于第一版的脚注不多，曾经有一些批评。在这一版可以找到多一些的脚注，但我并未放弃少用脚注的原则。这些原则是：第一，与正文关系较少的事实和论证（对任何一本书都是一样），最好是完全不必列入；第二，在这样一种鸟瞰性的书中，作出详尽的脚注是不可能的，而作出不怎么详尽的脚注又只是一种炫耀渊博的方式；第三，小体字的印刷成本高昂，而一本主要供学生用的书，应尽可能使之定价低廉。我不能确定，这一版增加的少数脚注是不是包含一些点缀门面的东西，是不是有一两处同正文的关系不大。要知道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

① 本书第一版刊行于 1921 年，第二版刊行于 1923 年，第三版刊行于 1928 年，第四版刊行于 1936 年，1945 年重印。这个序言在第四版中已经抽去，因其颇有参考价值，故特根据第二版译出，补刊于此。——译者

开出一个参考书目也有类似的困难。从美国方面提出了友好的意见，认为第一版序言中关于引用书籍表示感謝的話是說得不完全的，如果作为一个参考书目来看的話。的确是如此。因此，我就把它删去了；在嘗試編訂一个参考书目以滿足这些批評以后，我放弃了这种企图，其理由也就是原来使我决定不要参考书目的理由。它們是这样：一个完全的参考书目会是十分冗长，而且需要极其仔細地加以分类。特别是本书的后一部分，曾經参考过十分复杂的經濟消息来源：个人的观察、报纸、三个国家的統計刊物、某些領事报告、貿易杂志、英国的各种蓝皮书，如此等等。由于并未对这些材料作十分詳尽的研究，似乎不值得将其一一列举，并加以分类；而且經濟学家們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它們。关于前面各章，历史学者也同样清楚地知道，在哪里去找每一个談到的题目的全部参考文献。如果我使用过任何可能使他們感到兴趣的比較偏僻的东西或新书，我已經在脚注中指出了。对于每一个引文我也都注明了出处，并且在脚注中指出了我在准备这一版时参考过的、自从第一版付印后直到 1920 年所出版的每一本书。

参考书目有时据說是为學生們而編的，而學生們，依我所了解的，很可能会因参考书目份量过于沉重而感到沮丧。反之，只是提到少数重要而又能引起好奇心的书籍，就可以激发他們的兴趣，而又不致使他們心智上的視野模糊起来。这是我不开参考书目的另外一个理由。由于采取这种办法，你剥夺了學者們这样一种十分强烈的、然而也許是低級的快感：当他翻閱你的书目时，他衔着烟斗說，“哈，这个家伙沒有讀过斯特魯姆費阿斯的《肥料学》(Strumpfius, Düngungswesen)。”但是，如果你的书由于沒有引証斯特魯姆費阿斯而有所損失，他可以在評論中提出来，如果不因此而有所損失，那就可见省略是无关宏旨的了。而如果只是援引斯